

# 武俠世界

瘟神，鬼刀，包要命（詭異奇情哀艷故事）高皋·著

作者以生花之筆，寫江湖兒女，本憑正義，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書中三主角，看來有點邪門，可是他們的一生事蹟，確是悲壯，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俠亦艷，事事出人意表，不可多得的佳作。



\$3.50

1053



## 神秘龍角洞

## 人稱鬼門關

「開門啦，店家……」  
現在才是酉時，太陽應該還沒有下山，店家就打烺開門，似乎太早了一點。其實這倒不能責怪店家，「龍角洞」原是一個鬼不生蛋的地方，縱然是大晴天也很難見到一個旅客，何況現在風雨是如此之大。

叫門的是一個面貌英俊，年約二十上下的青衫公子，雖然雨水已浸透他的全身，他的神態仍是那麼灑脫。  
店門終於被他叫開了，他舉目向開門的姑娘瞥了一眼，腳下一抬，逕自跨了進去。

「姑娘：就只妳一個？」

「怎麼，一個還侍候不了你？」  
這是甚麼話，客人只是等閒一句，開店的那有這麼回答的？  
青衫公子好度量，他一點反應都沒有，就在一張長檯之上坐了下來。  
「姑娘：有房間沒有？」  
「有。」  
「有吃的麼？」  
「有。」

「那就麻煩姑娘先給在下弄點吃的，再給在下開一個房間。」  
「弄吃的還得一點時間，依我良言相勸，你最好先換下身上的濕衣，否則一旦弄出病來，落得客死異鄉，路死路埋，那才不划算呢！」

這位姑娘的確在良言相勸，只不過良言之中滲有一點毒惡的咒語而已。  
為甚麼？他們素昧平生，毫不相識，她為什麼要咒他？  
再說，她是店家，客人是她的衣食父母，店家會咒罵一個素不相識的客人，縱然走遍天下，像她這樣的店家必然十分少見。

青衫公子呆了一呆，仍毫不動氣的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金玉良言，請問在下住那一號房間？」  
「咱們只有你一位貴客，你隨便揀呀。」  
青衫公子搖搖頭，抓起放在桌上的包裹，走向後進的一個客房。

右側一連三間客房，左側是一排大統舖，他揀了靠裏最後的一間客房，先解開包裹外面的油布，再打開包裹，取出衣衫

鞋襪，將全身的濕衣換了下來。  
及打開房門，走進食堂一瞧，兩菜一湯，一碗白米飯已經擺在桌上。  
他早已飢腸轆轆了，不管菜餚是否可口，先填飽了肚皮再說。  
「咕咕……公子，好飯量。」  
他一抬頭，在一旁發笑的又是那位姑娘。

「人餓了就是這副德性，倒叫姑娘見笑了。」

「天生萬物，能吃的東西多得很，你為什麼不在路上找點吃的？」  
「路上只有樹葉青草，泥土山石，那也能吃麼？」

「這個麼，就要看你願不願意了，只要你願意，沒有人不讓你吃。」

這是什麼話，是抬槓，還是損人？  
青衫公子一賭氣，不再理她了，丟了一錠銀子在桌上，回房往床上一倒，逕自呼呼大睡起來。

傾盆大雨還在下個不停，客棧的店門又响起叫門之聲。  
「小鈴子：快開門……」

「啊，是大姐，來了。」  
小鈴子就是那位喜抬槓愛耍脾氣的姑娘，她趕忙着打開店門，兩團黑忽忽的毛人，帶着一陣風雨湧了進來。

小鈴子急忙拴上店門，再回頭瞧看，她的大姐蓉蓉，與伙記二驢子已經脫下簪衣，在清點他們買回來的貨物了。  
小鈴子替他們準備飲食，待放好貨物，吃過晚餐，打發二驢子去睡了，大姐蓉蓉才吁了一口長氣。

「天老爺真會坑人，咱們要是再晚半個時辰，就不用想回來了。」  
「大姐是說發了山洪？」  
「可不是，天河像是決了口，大雨一個勁兒的向下衝，不發山洪才怪，哦，小鈴子，沒有客人來呀？」  
「有一個青衫公子，吃過了飯已經睡了。」

「當真麼？你可曾問過他的姓名？」  
「沒有，哼，像一根木頭似的，我才懶得問他呢。」  
「咳，小鈴子，我看你是老毛病又犯了，那位青衫公子一定沒有多瞧妳幾眼，也沒有稱讚妳的美麗，是嗎？」  
「大姐……」

「小鈴子：妳平時要小姐脾氣，大姐不願多管，可是現在……」  
「我知道，現在咱們的生死操在別人手裏，不得不聽他們的擺佈，只是，我不懂……」

「甚麼妳不懂？妳說。」  
「這……」  
小鈴子還沒有說，門上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巨響。

蓉蓉面色微變，對小鈴子啾啾嘴道：「開門。」  
小鈴子打開店門一瞧，門外正立着一名像鐵塔一般的壯漢。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髮如飛蓬，虬髯繞腮，長像十分威猛。  
他揸着一個包裹，手裏還拎着一把雨傘，但他那一身短裝灰衣可找不出一寸乾

## 金牌巨型俠情故事

## 瘟神·

## 鬼刀·包要命

文圖  
高盧  
皇令



























































































楚留香新傳

文圖  
龍新  
古培

# 奇傳劍玉

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留香夾着胡鐵花一起一落的縱躍着，像飛夾着飛馳後，已經清醒了，他急問楚留香究竟要帶他到那裏去，誰知楚留香却告訴他說是他要陪着去散步，弄得胡鐵花啼笑皆非，急急叫楚留香停止前進，停下之後，兩人便坐在草地上聊天，楚留香便向他講述曾經見到杜先生及焦林的女兒——新月公主等一切情形，最後楚留香懇求胡鐵花一定要去做好答應了別人的事……

## 不愛珠寶

## 只愛美人

### (二) 要拼命的朋友

酒已經喝得不少了，一個人一癱，坐在一棟高樓的屋頂上，用嘴對着罐子喝。平時喝了點之後，胡鐵花的話比誰都多，今天却只喝酒，不說話。

他好像已經懶得跟楚留香這種人說話。

楚留香却顯得很愉快的樣子，話也比平時說的多得很多。

胡鐵花板着脸聽了半天，才板着脸問：「你說完了沒有？」

「還沒有。」

「你還想說什麼？」楚留香仰起脖子灌了幾大口烈酒進去，忽然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說：「我還想告訴你一件事，一件別人都不太明白的事，而我也從沒跟你說起過。」

「什麼事？你說。」

「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是好朋友，都認為我對你好極了，你出了問題，我總會為你解決，連你自己說不定都會這麼樣想。」楚留香笑了笑：「只有我自己心裏明白，情況並不是這樣子的。」

他又捧起酒罐喝了幾大口，喝得比平時還快。

「其實你對我比我對你好得多，你處處都在讓我，有好酒好菜好看的女人，你絕不會跟我爭，我們一起去做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成名露臉的總是我，其實你也跟我一樣是去拚了命的。」楚留香說：「只不過拚完命之後你就溜了，溜到一家沒人知道的小酒舖去，隨便找一個女人，還要強迫自己承認你愛她愛得要死。」

胡鐵花也開始大口喝酒了，拚命的喝。

「你這麼做，只不過因為我是楚留香，胡鐵花怎麼能比得上楚留香？鋒頭當然應該讓楚留香去出。」

他用一雙喝過酒之後看來比平時更亮的眼睛瞪着胡鐵花：

「可是現在我要告訴你，你錯了，大錯而特錯。」楚留香聲音也變大了：「現在我一定要讓你看看，胡鐵花絕沒有一點比不上楚留香的地方，沒有楚留香，胡鐵花問題一樣可以解決，一樣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要比以前好得多。」

他的眼睛瞪得更大：「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你就不是人，你就是條豬，死豬。」

酒罐已經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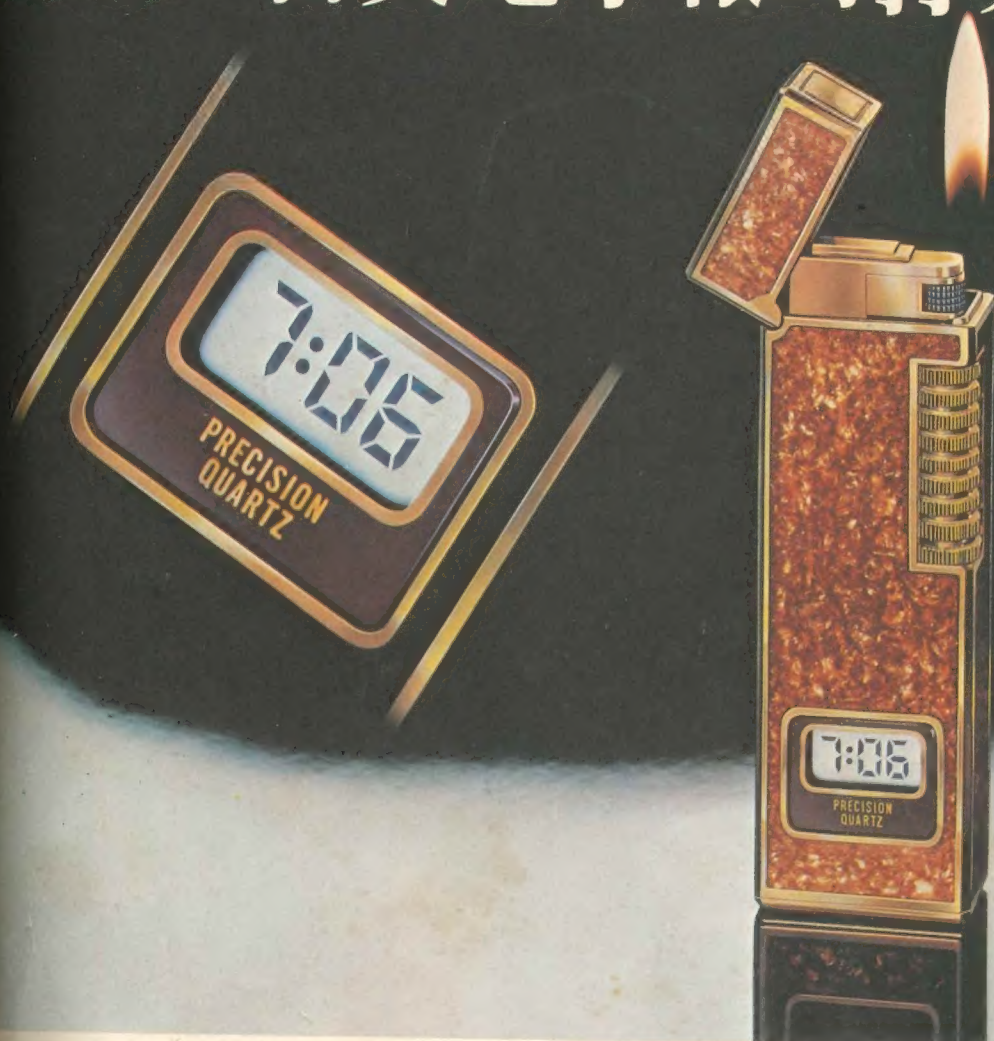






**PRINCE**  
太子牌

#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